

歷代畫家詩文集

懷麓堂稿
(三)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歷代畫家詩文集

懷麓堂稿
(三)

臺灣學書局印行

臺灣學書局
PDG

懷麓堂文藁卷之七

序

贈右諭德謝君序

儲宮之有左右春坊猶朝廷之有翰林以講說道
德制作文章爲職地位清秘聯華竝峙其有遷轉則
視其班級高下或相出入或相兼攝以爲恒制而臺
閣之選皆於是頃焉其在春坊爲大學士爲庶子爲
諭德皆秩五品階大夫與翰林諸學士相埒必累考
屢遷而後得與惟以狀元及第爲脩撰者九載一陟
輒遷諭德最爲超捷然狀元名地榮峻多不俟滿考

而陟近歲始稍稍有之故雖一陟五品人猶若以爲
滯於是知春坊之職固重狀元之選爲尤重也餘姚
謝君子喬以成化乙未狀元在翰林爲脩撰甫九載
陟右春坊右諭德初君 廷對時所獻策明白正大
得告君之體臚傳 陞引之際儀觀脩潔氣宇凝重
公卿以下莫不目屬以爲遠大器故其陟也亦莫不
宜之臺閣台閣之望蓋不謀而合也宋王沂公賦詩
未遇時人已知其爲狀元宰相世固有以文章占器
業者君之陟寧直爲今日賀邪夫官坊之官固以輔
翼儲德亦以基太平輔相之業於天下者也故必德

純學正發諸文章形之議論皆仁義禮樂之宣著則其朝夕左右必有所感格規正以歸于道雖未見于用而所以輔天下之治本者亦厚矣況由此而施焉其所沾被于天下可勝道哉說者謂治安之策言忠而道踈教本之書言華而要寡承華之箴言切而心詐君之賢宜擇之審矣安知其經綸密勿之業不兆於今日一論德時邪初君在翰林有乞文爲達官贈者君辭曰是人方不爲公議所予惡可以諛言說之竟不作推是以往則其他日必能持節秉義不爲諛說骫行以負天下豈獨以文章占之哉予在翰林久

知君爲詳旣喜 儲宮之得人又將爲 國家天下
賀將有言于君君同年進士通政叅議毛君秉彛寔
倡于六科諸給事六部諸郎官爲君賀而屬予以辭
母次第所欲言者爲君贈

林氏族譜序

福州林氏出光之固始五代時從王氏入閩代有令
聞有諱比者仕元爲福建鎮撫守南關元末寇臨城
守義不屈闔門就戮遺一子陽依祖母郭于外氏故
得免陽二子信任信美信任二子秀康壽信美一子
文表諸孫至十有餘人秀子玠玠塘康子璠璠皆舉

鄉貢而玳及瑭皆舉進士瑭爲行人玳爲南京刑部
主事恒念其先世之湮沒危其家之中微幸其所可
傳者而惴惴焉惟宗族散失是懼乃自比以下著爲
譜系以世傳附以家規以傳于家刑部君以予同年
進士請爲序嗚呼承傳之際重矣族有氏宗有祀家
有業得其人而傳之乃可以久而不絕故聖人以有
後爲孝示重也然天下之事有常有變小而扎瘥夫
閑之患大而兵革鋒鏑之厄有不訖保其必無者君
子之心盖曰吾之所不得與者莫能彊也吾之所得
爲者吾不敢忽也吾之德足以貽吾後吾之孝足以

承吾前吾之法足以維持保護使之久而不墜如是而已矣林氏之先不可得而知矣及其遭變世罹奇禍以一人之身承累世就盡之緒岌岌乎千鈞之一髮可謂危矣及其傳世數百指貴顯五六人蔓延波衍愈長而未艾則亦可謂盛矣是雖傳與繼之各得其道要亦有得於天者乎夫以數百指之族存於一人之身則其恩不可忘而其名字不可不識識其名念其所自存則所以保其業者不容以不謹矣是固子孫之所賴以傳寧獨非祖考之望於子孫者乎夫吾之兄弟皆知爲吾父之所出則其情必親吾之伯

叔兄弟皆知爲吾祖之所出則其義不至於散由是而推焉則雖親盡服窮而喜慶憂弔之義有不能已者譜之作其亦重矣乎刑部君兄弟猷經學慎官操竝聞于時而敬宗收族惓惓不置此可以繼而亦可以傳矣嗣其後者欲引於勿替尚於譜乎觀之

賓山樓詩序

試御史閩人陳君文用世居城南大義鄉其面有山曰煙臺平山左曰袋頂右曰文峯環拱起伏文用之父抑菴翁欲作樓對之未就而卒文用旣舉進士拜潮州推官便道歸乃爲樓五間適與山對若禮迓之

者其從兄江西按察使文耀名之曰賓山文用曰夫
山者無情之物也而賓與主禮之所寓也禮施於無
情可乎文耀曰可也夫山峩其巔若高冠然豐其址
若褒衣然其竦也若洪而立其安也若尸而坐其邇
也若鄉而語於斯樓有賓道焉蓋其風乎脩潔如司
馬長卿之一坐盡傾意度直率如王子猷之徑造竹
所氣岸軒揭如汲長孺之長揖不拜草樹芬郁如荀
令君之馨香累日而不去於此必有以處之勢䟽而
情親交簡而意盡要久而誼不忘如是而已矣若絲
竹以游則近於褻挂笏以觀則過於傲袍笏以拜則

失於諂又可如陳元龍之於許汜卧之於百尺之下
哉今之人冠屨以交罇俎以懽高門大廈朝可容駟
馬而暮可張雀羅者多矣而吾山固在也孰謂有情
者之不若哉然則禮而接之可也且可以徹夫世之
不足禮者也文用聞而憮然乃作肅賓之歌曰層樓
兮兩扉君之來兮委蛇潔我席兮脩我儀我延君兮
君勿辭迎君兮朝霏送君兮夕暉君不我兮遐棄澹
終日兮忘歸又代賓答曰風簷兮露闥畫筵兮夜榻
我之來兮冀予或過禮我兮燕我樓之中兮席之左
朝榮兮夕悴誰定其交兮其寧以我爲可夫夫子聞

而和者若干篇文耀既捐館文用自潮以徵上京師
念父兄所與禮者而脩好焉以其所得詩請予序文
用方登高科爲能官無暇乎所謂賓山者予亦居都
城門第湫隘無容容地山不負吾而吾負山久矣姑
序是詩而歸之

送畢驗封充 淮府冊封副使詩序

吏部驗封員外郎畢君嘉會奉 命充淮府冊封副
使朝士大夫謂其與重禮沾榮命莫不宜之而能詩
者贈之以言予惟古者先王以禮樂治天下爲諸侯
者或封于國都或仕于王朝封建爵命皆由上出若

世子繼位必入而受命童子當嗣則使大夫就其國
命之凡侯國皆然而同姓之國封則有金路之儀貢
則有寶玉之賚郊則有脰膾之賜尤其所厚者也今
之王府即古侯國必宗室而後得封雖內不通朝籍
外不涉民事然恩逮小宗王之再世專之以制詔之
書備之以冊寶之物可謂重矣為之使者必以文武
大臣而副之者非曹省之大夫則郎官之侍從具名
而後命御殿而後遣亦可謂榮矣則與于茲命者
惡可以恒典視之哉夫所貴乎使者必其威儀足以
聳瞻視辭令足以宣德惠文學足以考據理道才略

足以酬應事變而其大者則忠信節義足以待其身而不辱其君所謂重者不可不盡而所謂榮者不徒以自幸也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賢如嘉會信宜乎所謂使矣且嘉會之舉鄉貢登進士也以禮經進其於禮無所不學而職在郎署邦國王朝之禮尤究習焉邇厥所自遠有端緒嘉會之父朴菴先生以禮舉鄉貢歷教四學更訓導教諭二秩棄官就封予所及見嘉會之師佩之馮先生以禮舉進士自翰林庶吉士累官按察副使提學江西又予之所嘗締交者也今嘉會奉使地寔提學所按而濟南故廬密

邇歲旬還朝取道又得歸省其父母于家質舊聞告成事禮之教於是乎徵而禮之業亦於是乎成矣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嘉會一行而三事舉焉又可不謂之賢乎顧程期職務緩急先後尤禮之不可紊者故予於嘉會先叙其所以行而諸君之贈言者皆互見云

順天府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二十有二年爲成化丙午 戒諭廷臣用懲弗恪維時諸司百執事夙夜檢飭惟不職是懼乃秋八月實天下鄉試之期順天府請如故事

上命臣東陽臣瀚爲考試官臣等受命惟謹既入
院與提調官王玘同考官臣欽臣昌臣宇經臣鉞臣
濬臣華臣景元臣寅監試官臣澄臣庠暨凡執事胥
誓于庭曰今日之事各滌厥心勤厥職務得賢俊以
稱聖心其有恣情以撓法者假公事以售私利者
視爲恒事細故苟焉以塞責者惟典法與鬼神在於
是內外就列合赴試之士二千三百人試而中者百
三十有五人遵制額所定弗敢過也臣東陽竊惟
天下之政若禮樂兵刑錢穀各有攸司獨賢才乃致
治之器庶政所由出古帝王未始不求賢爲第一

事自鄉舉里選之後代殊制異弊與法隨議者謂孝
廉失之謬辟舉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僞勢
不得不歸之科舉顧其爲法亦目不同我 國朝稽
古定制敷言之義賓興之禮取諸虞周勸駕之意取
諸漢圖棘之制取諸唐湖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
主經義參論策罷黜詩賦因革損益平爲宏規故雖
求賢路廣必出乎是者乃正且貴蓋天下第一途也
鄉之試分境校藝定額錄名兩畿則國監所在戎衛
所籍里社所肄諸司庶府所隸皆出乎郡縣學之外
其額獨多于諸藩順天尤審近 釐黻題必封奏錄